

論生活與創作

杜 埃 著



華南人民出版社



論生活與創作

杜 埃著

華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廣州

論生活與創作

杜 埃著

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廣州大南路四三號)

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專用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發行

廣州印刷廠印刷

書號：523·787×1092精1/32·3 1/4印頭·59,000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1,700 定價：8,300元

內容提要

作者就若干初學寫作者提出的問題，根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加以分析研究。並結合總路線的精神，提出初學寫作者如何為偉大的祖國社會主義建設而寫作。

全書共十三篇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談生活、主題、人物性格及表現新人物新思想問題；第二部分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基本特徵及人民文學的格調問題；第三部分談創作演唱材料及如何正確對待民間戲曲問題。

目 錄

生活——創作的寶藏	一
主題思想與主題的選擇	八
關於人物性格的描寫	十四
描寫人物的内心世界	二十一
從一篇來稿談表現新人、新思想的問題	三〇
用總路線的精神描寫新的人物	三六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三個基本特徵的體會	四二
論現實與藝術作品的真實	五九
創作問題上的一些片面觀點	六五
人民文學的格調	七

談談創作規律……

八一

為農村劇團、民間歌手創作更多的演唱作品。
對待民間戲曲問題的一些偏向……

七

生活——創作的寶藏

一篇作品缺乏藝術的感染力，不能在讀者面前展開生動的現實場景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通常易有的毛病。這樣的作品，是不能吸引讀者、打動讀者、把思想感情傳遞給讀者的。這裏的原因是什麼呢？原因很多，現在先來談談主要的原因，即作者本身的生活體驗與對人物的熟悉問題。

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唯一的源泉。毛主席說過：『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所以，作者的生活實踐的深淺，是決定作品好壞的主要前提。這個道理，看來彷彿大家都懂，但一到接觸生活，就不是那麼容易弄通。有些人雖然接觸了新的生活，但却沒有決心去深入，雖然接觸了新的人物，但却仍然保持着很大的距離。對生活不深入，對人物有距離，反映在作品中的現實場景，就不會生動具體，人物形象，也不會躍然如生。生活不深入，就很難發現潛在於現實中的本質的東西。

所謂現實中的本質的東西，拿人物來說，就是存在於人物深處的内心世界，人物的精

神品質。拿事物來說，現實生活中存在着新的和舊的、先進的和落後的兩種不同本質的事物。一個作者在生活當中，要好好的分析那些是在現實生活中代表前進的東西，那些是阻撓前進的東西。對阻撓前進的東西，要從其本質上加以揭發和批判。對能起前進作用的東西，則要加以發揚光大。所謂『發揚光大』，就是要從今天的現實作基礎，聯系明天，從其生活的革命發展中加以反映，使其突出現有的現實水平，成為更崇高的東西。這樣，才能『忠實地、徹底真實地描寫現實，使藝術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從而也就具有黨性』。

客觀現實中，往往存在着兩種不同本質的東西，但從新現實的發展法則來看，最本質的東西，則是新的、會發光的東西。我們要特別集中地去發揚光大這正面的東西。這些新的、會發光的東西，雖然它還是初生的苗頭，但一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者，應該認識它有着發展的偉大前途，它在一般事物面前起着前進、推動的作用。像這樣新的思想、新的感情、富有新的生活意義的事物，具有新的前進品質的人物，是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到處都在萌芽、發展着的。如果一個作者生活體驗不深入，他就很難發現這些本質的東西，即使發現了，也還是抽象的，模糊的，寫出來是無力的。在這個意義上說，生活真好比一座礦山，你明知道它是一座礦山，如果你不深入的、仔細的進行鑽探，東掘一下、西挖一下，結果還是不能知道礦層的位置，究竟在那裏。生活不像一座露天煤礦，

可以垂手取得的。即使露天煤礦，也要經過艱苦的調查研究，才能發現；也要經過深入地層，搬掉許多坭土，才能把礦層露出來的。

最近看了一篇未發表的題目叫「夏收」的稿子，寫農民莊漢華三次戰勝洪水，加工施肥，爭取了豐收。但對三次洪水如何打退，只作了平淡的敘述，沒有通過人物的具體思想與行動，來描寫防洪鬥爭，也沒把當時的環境情況，從主要方面集中起來，加以襯托，結果只是一篇拉雜的記載，沒有人物的形象和故事的情節。當然，對一個初學寫作者來說，不能要求過高，也不可能要求把三次與洪水的鬥爭都寫的很生動細緻。但問題却在連一次打退洪水也沒有描寫，只用作者的口吻，作了簡單的報道。這樣，就突不出豐收時農民莊漢華內心的歡樂，讀了之後，也就不能使人和作品中的主人翁一樣感到歡樂。為什麼對打退三次洪水沒有描寫，而只有簡單的敘述呢？這裏當然作者在藝術表現上，在創作技巧上還存在着問題。但對生活的不够深入，對人物的不够熟悉，即對莊漢華如何與洪水鬥爭及因鬥爭而激起的內在思想感情，了解得少，因此，能够抓到的人物特徵和具體情節，就不多了。能够感動自己的東西，也就很少。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作者具體生動的描寫，是不可能的。所以，這篇作品只有用簡單平淡的敘述代替了形象的描寫，就不是偶然的了。

相反的，另一篇作品『馬尾松和山塘』，就寫得好一些。這篇作品寫的是番禺縣一個

鄉村，在土地改革後，農民爲了改變土質，防止沙粒從山上冲進田裏，進行了種馬尾松和築山塘的鬥爭。這裏展開了與保守思想和自私觀念的鬥爭，有比較生動具體的現實場景和人物的形象，如民兵李日輝就寫的頗生動，而調皮搗蛋的中農婦女——梅嫂，也寫的有些神氣活現。這裏可以看出，作者對現實生活是比較深入一些的，對人物的思想、感情、個性與特徵，是比較熟悉一些的。

這樣看來，生活與創作，正如種地與收割一樣。土地是最老實的，最不騙人的，一個農民對土地支付了多少勞動力，下了多少肥料，它就給你長出多少糧食。土地是不辜負莊稼人的，創作也是這樣。你能够深入生活，你就能够寫出更好一些的作品。

還有這樣的情形，有些人生活是生活下去了，生活的時間也頗長，只是覺得沒有什麼可寫。這種人初接觸生活時，覺得很新鮮，慢慢住下來，便覺得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是很危險的事情。這種人恐怕存在有幾個問題。第一，可能他只是形式上生活下去了，而思想上並沒有生活進去，他還是生活的旁觀者，不是生活的直接參加者、鬥爭者。他初時感覺新鮮，只是限於生活的外部現象，並沒深入到生活的內在本質。而外部現象是不能把一個人吸引得很久的。只有認識了現實生活的本質的發展方向，才能正確地理解生活現象的複雜性和它們之間的聯系及其前進的趨勢。第二，他可能是迷失了方向，生活的目的模糊，不知道爲

什麼要生活下去，他看不見生活的變化和發展，只看見了生活都是一團糟，只看到缺點。誠然，現實中是存在缺點的，甚至有些地方是一團糟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你怎樣看待缺點，有沒有把缺點或糟糕的東西放在現實發展過程中當作矛盾衝突的中心去處理。問題在於你看了一面之外，有無發現現實當中存在着的另外一面，即新的前進的一面。這是最基本的一面。一個作者，沒看到生活中新的萌芽的東西，而對這些新的萌芽的事物，又不從其革命的發展方向上去展望，因此，覺得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這種人決不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者。因為他看不見現實發展的巨大能動性，他只把現實看作是不變或者少變的東西。也有人存在這樣的看法：要創作、要生活體驗嗎，最好到先進地方去，因為先進地區才有現成的英雄人物可寫，不願到落後的或者剛剛開闢工作的地區去，彷彿落後的地區，是永遠不會湧現英雄人物似的。這種思想是不對頭的。自然，我們不反對到已有工作基礎的先進地區去，也必須有人去，因為那裏的現實發展的更快，可以從現實中創造出更能起示範作用的典型來，作為前進的更明確更完整的方向。但是，如果，我們把現實看作是不變或少變的東西，把自己從必須直接參加現實的鬥爭創造中脫離開來，那就是危險的。用這種思想去看新現實，是不會得到什麼東西的，即使去到先進地區，也不一定能够寫出好的東西來。在沿着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前進的今天，我們對現實的看法，要

求有這樣一種思想：即所有的地區都要改變的，都要朝着先進的地區看齊學習的，要朝着同一方向前進的。偉大的現實，要求作者是生活的推動者。一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對於生活描寫，必須在生活的革命的發展中去描寫生活，才能引人走向崇高的生活，從今天聯系明天，奔赴明天。第三，可能是深入生活的方法不對頭。生活是生活下去了，但對生活却缺乏分析和研究，結果被複雜的生活現象迷惑了，抓不到東西。毛主席說的好：『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羣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衆，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引自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二版第八六二頁）可見光是生活下去，而在生活體驗中沒有分析和研究，還是不行的。體驗生活和觀察、研究、分析生活，是一套完整的辦法，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科學的生活實踐的方法。但是，要對生活進行分析和研究，分別生活現象與生活本質，認識局部生活與全面生活的聯系及社會生活的整體性，認識現實發展的規律及其本質方向，這就需要我們經常不斷的關心政治，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黨的政策，了解國家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總任務。

上面所說的，是創作和生活的關係，及我們對生活的態度、看法及如何進行生活的問題。所以說，生活的深淺，是決定作品的質量。因為生活的不深，對人物的熟悉也就必然很有限度。因為人物是生活在現實中的，而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他的整個的精神面貌，是只有在現實生活的鬥爭中，才能突出並發展。如果一個作者不與人物同樣的生活於現實的鬥爭中，就很難熟悉人物，就寫不出栩栩如生的人物。

然而，怎樣才算生活得比較深入呢？有什麼尺度可衡量呢？我想，你到的那個地方，生活工作下去了，慢慢的看見了自己的工作有了一些成績，現實逐漸的有了變化和發展，你愛上了這種生活，也愛上了生活當中你所接近的人物，你捨不得離開這種生活和這些人物，這時，就可以說，你生活得比較深入了。再加上你平時隨時留心觀察、研究和分析，抓到了已經存在於現實中的主題，你就可以從事作品的醞釀、準備，逐步的進入構思和動筆了。

作為一個工作者，作為羣衆中積極的一分子來說，生活本身並非很奧妙的不易認識的東西。只要我們虛心學習，努力工作，深入生活，與羣衆生活鬥爭打成一片，只要我們學習並逐步的掌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生活實踐的方法，我們遲早是會從生活中創作出好的或比較好的作品來的。

主題思想與主題的選擇

我們正沿着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前進。我們所處的時代，就是一個偉大變革的時代，在多姿多采的現實面前，出現了許多新的人和新的事。年輕的作者，為現實所激動，熱情地用文藝的形式，從各個角度上來反映生活、表現生活，從而指導生活。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是意味着在我們的國家中有了無數的文藝後備軍，正在形成。

但初學寫作者，在新現實面前，僅有熱情，而缺乏對現實的深入發掘，往往看見一點一滴的生活現象，即下筆寫來，沒有能夠觸及現實的深處及其本質，也沒能够寫出人物的內在精神品質，這倒是通常易患的毛病。

最近看了十多篇青年同志的創作，寫的都是農村的事情，讀後覺得在創作上存在着幾個問題，現就這些問題提供一些意見，作為初學寫作的同志們參考。

首先，來談談作品的主題思想與主題的選擇。

主題是一篇作品所要提出和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每個初學寫作者，在他動筆之前，就須考慮從現實中抓什麼，提出什麼，解決什麼問題。正因為如此，所以主題就必須具有

思想性，淺顯的說，所謂主題思想，就是作品所要表達的一種中心思想。

好的主題，是從現實生活的深處吸取的，是在現實中比較普遍存在、有其更高意義的問題；而不是在現實中已經批判了的、沒有多大現實意義的東西。譬如說有位作者寫的『黑夜』一稿中，主題是描寫農村的民兵如何在黑夜裏破獲了『聚賭』的案子。這個主題，就不是當前農村現實中的主要問題，也不是當前現實中本質性的問題，而是個別性的，在土地改革後的新農村中非本質的現象。抓這些問題來寫，對現實就不能起什麼作用，對讀者也沒有什麼教育意義。我們應該抓比這更有積極意義的農村新主題。而積極的主題，在今天和今後的農村，是很多的，儘管它有些還是在萌芽狀態，但這是新生的東西，必須好好地抓住它，必須從這些新生事物的發展的前途方向上來加以描寫。

又如另一作者在以『六歲女孩變大人』為題的短篇裏，主題是描寫農民鄧容得車水抗旱的故事。鄧容得家裏小孩多，缺乏勞動力。鄧容得想出一個辦法，將大水車改裝上小腳踏車的車頭，結果使六歲女孩都能踏着它，車水灌田。鄧容得就這樣的解決了勞動力，戰勝了旱災。這主題雖然表現了農民的智慧，但如果要把『六歲小孩』作為一個『勞動力』來提出，那就是不正確的，是不能加以提倡的。應該提倡的是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如果作者能從發揚農民間的集體互助來描寫抗旱，便會更好一些。但作者沒有這樣做。他只看見

了各個孤立的農民個體現象，而忽視了在農村中正在萌芽、推廣和發展着的互助合作運動。這一當前農村的現實本質，而只把農民描寫成只顧自己一家，看不出彼此之間新的關係的產生，也看不出農民之間的相親和關懷。如別的農民在田邊看見鄧容得女孩像大人一樣在車水時，只毫不關己的說了一句：

「容得抗旱真積極，一家大小都出齊啊！」

鄉長看見了這情況說道：

「我們要向他學習克服困難的精神。我回去亦作個小車頭，充分使用小孩的勞動力。」

『充分使用小孩的勞動力』，這樣的主題思想，就是錯誤的。在我們的國家，是不能提倡這些的。然而，作者却進一步通過農民鄧容得，繼續寫道：

容得高興地向大家說：『真是共產黨講的對，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啊！』

這樣一來，就把『充分使用小孩勞動力』，變為共產黨的號召了。很明顯的，這就粗魯地曲解了黨的號召。

由此可見，主題思想錯了，就產生了一系列的錯誤。

此外，主題缺乏思想性或思想不明確，也會影響作品的價值。由於主題思想不明確，一篇作品的目的性，也就不明確了。這裏還可以舉出另一作者的『送公糧』，這個短篇寫

的還順暢，對七十歲的老農洪清公的性格，也有一些刻劃。主題是寫兩個村莊競賽送公糧，洪清公的一村原是送公糧的模範村。他極力想保持模範的光榮，這次交公糧時他又很積極，夜裏二時便起牀，催促大家出發。洪清公自己也挑了幾十斤公糧，滿有信心，認定這次模範走不了，路上他說道：最好提個意見，把區政府給交糧模範的錦旗，都印上他的村子名字，省得每年都要寫一次。想着自己將在大會上代表全村講話，好不高興！別的農民也在想着：「發錦旗的那天，我們一定要舞獅來接，還開個大會，好讓別人看看我們模範村的威風。」但結果呢？公糧送到半路，別村却早已奪去了模範錦旗。這真是晴天霹靂，洪清公十分懊惱，『眼睛瞪的像兩盞牛眼燈』。接着作者以諷刺的筆調，結束這個短篇：

『洪清公，叫區府刻好個印板啦！』

『洪清公，不要忘記代表我們在大會講話呀！』

洪清公沒說話，鼻孔冒出的粗氣把鬍子吹的一翹一翹的，一直去到區政府。

作者寫這篇東西，主要是從單純的『競賽』、『爭錦旗』上去着眼的，這就是思想不明確，不知主要的是要解決些什麼問題，目的性模糊。正因為有這些缺點，所以描寫送公